

鹽

政

志

鹽政志卷之七

疏議下

國朝王純恤竈疏

洪武二十七年浙江布

政使純建言竈丁煎鹽之苦不分冬夏晝夜比之工役有何輕重有司雜泛差役全無優免是以鹽丁分力額詳常虧

曹弘禁私販疏

正統元年都御史弘表曰

近訪淮揚二府沿海居民所種田地鹹鹺或值天旱全無收穫是以饑寒益甚不得已乃私煎鹽或五斤十斤於隣近鄉村易換食糧養贍人口官司巡拏小民不敢換易多流入他鄉其江南常

熟江陰諸處富豪軍民糧長之家常令家人軍伴駕使大船灣泊掘港諸場交通頑民大戶興販每船不下二三百引往湖廣江西諸路發賣玩法為姦恬不知畏今沿海之地俱有備倭官軍乞行御史尹鏊責令前項官軍嚴加守把遇有興販船隻輒便擒拏仍於本巡衛分量撥官軍隨從誠有容私縱放通行問罪庶姦頑知警私鹽自息矣

舒廣便商議

六年戶科給事中廣奏曰洪武末樂間客商開中鹽糧忘

其寒暑跋涉不遠數千里商賈買糧中納鹽引故凡納糧邊衛者皆得給引關鹽由是官民相信軍儲是資誠為經久之計宣德以來或因鈔法而阻截或以見鹽而停

支舊引未給。新例復行。致使商賈積年守候。不得開支。資本既失。流落垂老。妻孥無賴。端可憫也。乞查有未樂元年以後客商。許令挨次給與引目。運司照舊開支。如有願關鈔者。亦許該部依數給鈔。

周鑑催督鹽課疏

七年。山東運司經歷鑑奏。各處鹽運司及分司

所轄場分。專理催辦鹽課。每歲總司委官將帶分司印信。下場催辦。年終通關繳報放支。近年因竈戶逃移數多。各分司場官不及時催督。以致鹽課逐年拖欠。分司官回司止將印信交總司。別無文卷查考。乞令各司今後委官。春初下場提督各官總諸人。撫恤竈民。設法催煎完足。通關繳報。將數目文卷關總司查照。庶額課無虧而

事有稽考

吳方大科斷罪類疏

景泰元年兩浙運使方大奏曰竊惟洪武

事例凡軍民人等與販私鹽正犯處死及犯徒罪以上調衛充軍擺站是故人知所懼不敢輕犯近者各場竈戶及衛府軍民因鹽禁稍輕通同與販或妄生詞訟攪擾鹽司誠為戾法乞准今後凡有犯私鹽及干礙鹽司一應詞訟等事該擬徒流雜犯者竈丁各照年限調場煎鹽別取戶丁煎辦本名正額軍餘調沿海邊衛守瞭民發江北擺站各滿日疎放寧家著役如此庶有所懲而畏犯法

王鉉優恤竈丁議

五年兵科給事中鉉奏曰聞中有益於軍餉煎

鹽則賴於民力。洪武年間。凡竈民之家。止納稅糧。免其雜泛差役。專力辦鹽。所以額課無虧。邊儲有積。近者竈戶與民一體當差。又煎辦鹽額。且如他人犯徒罪。問發煎鹽。只辦本身鹽課。竝無分外差科。其竈戶係平民。黠充反加別役。雖經奏准優免。有司妄執不從。是以逃半。僅存者貧苦莫勝。以致課額不能完足。商人經年坐守。深為可憐。乞行天下有司。凡竈戶之家。除正役納糧外。其餘長解隸兵禁倉庫役。一應雜泛差役。并科派等項。悉皆蠲免。如此。則鹽課易完。軍餉可足矣。

馬京禁革勢要姦商議

成化四年。太子少保戶部尚書京奏

曰。切詳鹽法之制。自古有之。洪惟我朝設運司提舉等衙門。銓官撥吏。督令竈丁

依時煎辦以供兵賦而資邊儲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正統間鹽法不通簡命大臣整理官民畏懼人皆遵守官有餘鹽商獲餘利以故邊儲有積而鹽法無滯也近年內外官豪縱容家人軍伴投托近侍飾奏規稱某處缺糧要令子弟家人上納朦朧幸准乃就京師地方轉賣或赴開中處所每千引賣銀百餘兩或七八十兩名曰賣窩錢彼盡得利使客商垂首喪氣而已其如狼虎雖稱有例許令召人頂中官司畏其權勢不敢奉行改圖所以外路客商計其所費本多恐後贏利微細通同彼處監臨勢要賄賂該倉官攢斗級或將官軍該支月糧指誤作數或將關出積年陳米相沿進納甚至虛出通關偽造假印揶和沙

土累官查盤官橫斗級依律發遣客商入
等照例折罰已發者未結未發者又犯經
年累歲卷無杜絕及至納完填給勘合行
場關支或倚勢挾制鹽司或用財買囑官
吏撥派便利場分私買竈丁餘鹽儘力添
包用幸秤掣防範愈嚴姦弊愈滋致使官
豪得利商人長姦私鹽盛行官鹽阻滯鹽法廢弛矣

左鈺禁越境私販疏

四年御史鈺奏曰兩淮行鹽地方廣濶先

年各處巡鹽官員法加嚴密官私引鹽不
敢越界是以兩淮鹽法疏通開中爭納今
廣東私鹽由南路運過梅嶺賄賂所司縱
放直抵九江西路從羊角水透至衡州轉
之武昌福建私鹽由分水關販至饒州則
江西該屬不食淮鹽者大半浙江私鹽自

廣德梅諸并泥水東霸越界至蕪湖河東私鹽越河南至襄陽徑往下江海北私鹽犯界至岳州則湖廣一省食准鹽者十無一二兼回還馬快船隻交通各處久慣鹽徒在於長蘆直沽并小東張秋地面廣收私鹽滿載裝往南京諸處發賣是以兩淮行鹽地方十去八九以致商鹽阻滯有壞法禁

林誠折納鹽課疏

六年御史誠奏曰長蘆

等五場雖水陸稍便開中除商人關支間有積數年鹽課其深州海盈等十三場陸路寫遠每派給商人因費重恐有虧折願紿引目不知所辦鹽課別無支用雖差官變賣出榜數月無或買者及減價亦少趨中各場堆積鹽課歲久滯耗負累窶丁有

追補之難。國家無復用之實。訪得山東運司所屬信陽等七場鹽課。盡數折納布疋。乞將深州海盈等十三場額鹽以十分爲率。煎辦本色五分。其五分照山東運司納布。委官督同各場徵收。部運河間府庫收貯。聽各邊取用。

徐英禁姦商議

十九年都御史英奏

一曰稽查影射

商人榜派入場關支宜卽出場掣摺。近年姦商到場支鹽完足。就場堆積。妄稱無鹽。告往別場買補。又有支完併成大包餘下。空引轉令親識重復在場展轉翻騰。不知幾倍動經三五七年。不行出場。官課虧損。鹽法阻壞。乞行今後商人支完出場。果無見鹽止許本場買補。不許別場展轉。二曰作弊及併大包遺引重買。侵盜影射。

照截引目

兩淮運司派撥商人下場單帖鹽引俱令徑齎該場不開引目

止投單帖不經分司亦不令場官辯驗止憑單帖放支鹽完方纔開引上下不相查照真偽俱得關支以致姦徒得以偽造梃填詭名下場盜支官課乞行運司今後派商下場單帖引目封收在官聽令守支完日將引截角令其照鹽出場若有詐偽連人拏送巡鹽御史從重發落

誠通鹽利給邊用疏

二十年御史林誠復巡兩浙鹽奏曰臣惟

各邊軍餉多賴天下產鹽地方近者鹽課虧兌私販盛行商鹽阻滯各邊無人上納致使邊儲頻於告匱畿甸苦於轉輸有乖立法之本意臣按兩浙仁和諸場鹽課缺

商報中積滯有三二十年者自景泰五年至成化元年各邊中剩餘鹽戶部節有勘合付浙江布政司招發開賣爲其年遠故定價小引一錢四分有一錢七分者除賣過猶剩鹽六十六萬六千四百九十引臣已設法召商中賣解部臣復查成化二年至今成化二十年課鹽除各邊及浙江已賣者猶剩小引鹽二百七十六萬五千餘引若候各邊報支又是二十年之數而其原鹽囤積倉廩者滷消殆盡其折價總催收領者死亡亦多必至低價賤賣反累竈丁陪還而官民兩失臣成化四年差往長蘆巡鹽因鹽法不行備查因時減價中賣緣由具揭都察院轉行戶部蒙差郎中李璵會同臣定派場分隨估賣銀解部今各邊見缺糧餉臣亦欲將兩浙自成化二年

至今二十年鹽課分作五年仍在浙江開賣計每年得價銀四萬餘兩可以陸續取給邊用於時臣又為長蘆鹽課積滯奏准已將鹽課一年折納布疋為各邊軍士冬衣今臣亦欲以兩浙成化二十一年已後鹽課內除水鄉竈戶折銀其餘一半亦折納銀兩如浙西場鹽利稍重者每正鹽一引折銀七錢浙東場鹽利稍輕者每正鹽一引折銀五錢其銀逐年十月以裏完足解部計每年見得價銀亦有五萬餘兩可以陸續取給邊用庶使鹽利漸通邊儲漸實矣

史簡鹽法疏

弘治元年兩淮御史簡奏十事

二曰免追補

臣近歷諸場親查逃故竈丁除逐年撥補新增幼丁猶有缺役因督各場分司將見

竈清出隱占空閑并出幼人丁俱令認補
逃故名缺鹽課其逃移者又行各該州縣
并各場招撫挨獲見今缺役不多但一家
之內父子兄弟俱令著竈苦不勝言若不
寬恤恐愈致損乞將成化十五年以前虧
折鹽課量免追補聽商人照例自行收買
餘鹽補作官課免其勸借賑濟如此三日
庶幾竈丁不致逃移而鹽課不廢矣
咸勸借竊照正統間御史張裴奏今守支
收積在官協濟貧竈不知此乃一時權宜
初無定額後遂爲定例不分年歲遠近鹽
課有無每鹽一引勸米一斗若有鹽關支
者固爲甘心其買補者既無鹽支亦納賑
濟是徒取而無名也矧茲商既支見鹽又
賄有司告納抵斗而買補者反先納米麥

不均甚矣。乞令守支商人全支者全納賑濟支五分者上納五分支三分者上納三分俱計止納米一斗或小麥一斗五升自買補者免其上納一時糧斛不敷竈丁缺食卽發官倉賑濟庶處四曰黜姦頑臣惟置得宜而商困可蘇矣

工脚在洪武中俱於民間僉充有作弊者多遷發充軍爲民彼時戶止一丁應役其餘俱有司差科今因循歲久父子昆弟舉家在場影射民徭且又挾詐恐嚇凡商人支鹽出場俱索常例銀兩甚至交通官吏謀領批票假以催鹽爲由擅將竈丁責打遇有貧竈以餘鹽易食粟者輒稱私販勒取錢帛多致逃竄其人甚賤其害甚重臣愚欲將各場擡鹽工脚無問丁數多寡俱僉補逃亡竈丁名缺俱令辦納鹽課或盡

發之有司。俾應差役。其田產物業在場者。悉聽變賣。不許仍舊在場肆害。如違者。重究治之。其工脚照兩浙事例。於附近州縣均役人戶內僉充。一歲一易。止於臺鹽看倉。毋得給批下竈。則商人免六日時開中。於侵擾而姦頑。知所警懼矣。

鹽課有存積常股之分。而中支有輕重緩急之等。存積之鹽係見在之數。其價重於常股。而放支不拘資次。常股之鹽係叫派之數。其價輕於存積。而挨次放支。近年以來不遵此法。無問年歲遠近。存積常股鹽課有無。事平之日。一例減價開中。致使勢豪姦商用計買求所司。中派有鹽場分。齎引到場。有全支足數者。有六七分者。有支四五分者。本分商人斤兩無支。所輸之價雖同。所獲之利不一。故商人不肯上納財。

利之徒又勒減價值必至太輕方纔投報以致官課虛耗邊餉無饒乞令今後開中鹽引仍照先年事例分別年歲遠近存積常股鹽課有無斟酌價值各使均平仍要挨年開中盡絕使易查考其成化二十二年以後見收實在鹽課不宜輕易開中存留以待邊方急缺糧料之日召商中買其斗頭價銀亦要臨時計定庶幾官價不虧而事急有濟

七曰均草蕩

臣照得薺海之利所有資者草蕩竈戶每丁

歲辦大引鹽十引該用草二十餘束洪武年間編充竈丁每丁撥與草蕩一段今其自行砍伐煎燒不相侵奪近者草蕩有被豪強軍民總竈恃強占種者有糾合人眾公然採打貨賣者又有通同逃移竈丁梟稱荒閑田土立約盜賣者其所出之價甚

少而逃年所得之利甚多。既不納升金之
糧而竈丁取贖者反被虛詞假契買雇積
年刁潑證人財囑有司貪婪官吏以行告
害其有司官吏又不審查輒差人勾拏淹
禁經年累歲不得歸結致使草蕩日見侵
沒鹽課愈加虧兌乞令選差公正廉能官
員督同淮揚二府并運司各掌印官拘集
各該軍民竈丁查究先年勘撥文卷逐一
踏勘不分占種盜賣俱免追取花利及應
問罪名悉令盡數還官仍上立封堆下置
灰橛以爲經久清理完日就將納鹽無蕩
竈丁照名分撥管業給帖執照其餘剩存
留以待招撫逃移或聽自守曠下聞知必
將爭先復業認辦鹽課而額課不虧矣

八曰定差科

舊例各場煎鹽竈戶一應雜
泛差役派買顏料及解軍等

項照例優免。其該納稅糧。照舊存留本處倉分交納。遇有拖欠。聽糧長里甲催徵辦納。若爲盜賊重事。許令拏問。其餘詞訟。不許徑自下場勾擾。果與軍民干對者。宜從申達巡按巡鹽御史理斷。及轉行運司提解發問。近年以來。有司多不遵守。將各場竈丁。或僉點解軍等役。或小事一槩勾擾。或稅糧借轉起運。間有存者。却又多收加耗脚價。以致竈民流移。鹽課拖欠。乞准今後竈戶該辦稅糧。俱存留本處州縣上納。本色量收加耗。不許借轉起運。如有一應詞訟。除盜賊人命。不許徑自勾擾。若有與軍民干對者。轉行運司詢問。違者罪之。九曰鑄鐵盤富安等司詢問。違者罪之。俱係洪武永樂中鑄造。年久破壞。雖屢奏鑄。未有成就。每遇旺煎時月。各竈輪煎。多

被富豪父占貧竈無因煎鬻間有自置鍋
鐵人又挾詐恐嚇力雖有餘器具不足宜
課額之虧也乞將運司贓罰紙價銀兩今
查數拘集經紀人匠依時估買鐵鑄造如
銀不敷以儀真批驗所變賣餘鹽價銀內
支用否則分爲二次陸續發場煎燒則竈
民得以盡力十曰脩河塘臣照各場俱有
而鹽課足矣故舟楫通利近者脩不以時及
附近豪民因灌漑走洩水利或因私販空
開港口致使商竈發運草束俱用車牛脚
價倍於往昔又况海潮不時漂沒房屋盤
舍及人馬牛畜淹消在倉鹽課而五穀不
生柴薪稀少實爲未便乞今運司同揚州
府官將各場鹽運河道并海潮渰沒處勘
審合挑濬合築塘候農隙及住火之日量

於附近州縣起撥人夫挑濬興築
以爲久計則商民便而鹽法行矣

李嗣立通關議

二年戶部左侍郎嗣奏六

催竈丁逐年所辦鹽課止納十之七八餘
悉玩愒不完監臨督責非不嚴切而所司
因虛爲實作完足通關妄報或委他官驗
詰則以虧傷上之年復一年未見追補間
有之亦惟物貨抵折而已自宣德以來總
催交通上下官攢扶同虛出奏繳鹽法之
蠹此其最也請自今除通關已出者而以
成化二十三年爲始每一總催運司各出
通關一紙如有司徵收故事編立內外號
簿用印鈐蓋責付分司發下各場如遇某
總課完官爲驗筭得實別無弊由卽與填
繳其不完者俟之其或盤詰無稽而類報

不實通同爲弊者。聽巡鹽御史究治其所司官與分司該課。至次年六月不完者。降其一級。運司六年不完者。如之。當場官吏及夫總催各照重律處斷。則上下警懼而詐僞之端自絕。

譚英清理鹽法疏

二年。孝陵衛後千戶

臣聞豐亨豫泰之時。而思匱乏之憂。是謂之過慮。草茅微賤之人。而論國家之計。是謂之過言。臣愚以爲知而不言。徒爲沒齒之恨。此臣所以昧死上言也。仰惟我朝鹽法。革前古之積弊。新一代之宏規。務以三邊爲重。養兵爲先。蓋邊無兵。則危。兵無食。則困。兵食所係。匪輕。故以鹽易糧。商人樂趨。是以兵健食足。而朝廷無邊鄙

之憂誠萬世經國之大法也。姑論邊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石。養兵愈多用糧愈廣。或時師旅之費。不知幾何。臣聞先年開中。商人冒險奔馳。邊境倉廩卽時充足。商人領引到場。隨支隨出。秤掣又無留難。誠所利也。奈何近年以來。監臨主守之官。吏張不一。商人報中守支。輒被苛禁。領引下場。倉課缺少。反自買鹽抵作官課。又况近者勢要占計。倍支商人中鹽二千或三千引。到場關支。不獲失陷資本。引日不能完銷。既不容改派。又不爲追補。故商人支鹽如登天之難也。勢要占計。或五萬十萬至二十萬引。三邊原無上納。不過一年支賣盡絕。獲利甚多。是勢要支鹽。如反掌之易也。良由舊法不行。新法屢變。臣恐商人無利。別作經營。邊餉何由而積。今

蹇憲之臣。一槩將商人報中鹽課。通作勢要。一并裁革。雖能聚歛小利於一時。殊不知鹽法爲大壞也。倘一時邊陲有警。倉廩缺乏。兵將俱困。坐受邊患。噬臍無及矣。臣言雖鄙。以防其漸。乞復差廉幹大臣一員。臨淮浙等處。遵依舊制。革去新法。逐一清查。庶使積弊可除。倉廩可盈。封疆可固。鹽法可通。民困可蘇矣。臣不勝待罪戰慄之至。

彭韶預備賑濟貧竈疏

三年。刑部左侍郎韶奏曰。臣惟各場

竈戶多有艱窘。年登尚口腹不充。一遇水旱。立見流離。其府州縣雖有預備倉糧。然積之亦少。本管人民有不能敷者。豈能有餘及此竈戶耶。所據竈場宜作區處。臣近

行各場已置預備倉聽候。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大小問刑衙門若有提問徒罪以上竈戶審果有力并一應干礙鹽法事內人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照罪上納米穀及應入官船隻頭畜貨物亦各變賣價銀送發該場責令官攢看守如該場無倉去處則於有司官倉上納另廠收貯俱申巡鹽御史處查考盤驗積攢預備遇有凶荒庶可賑濟

宋鉞減山東長蘆引價疏

九年長蘆運使鉞上言前戶部

將山東長蘆二運司鹽課令召商於臨清德州上納米糧後因價重改爲折納銀兩本司自弘治七年前鹽課一等場分每引價銀二錢五分二等每引二錢三分

等每引一錢五分。召商開中。但引價過重。皆不樂趨。鹽課積而消折。則追陪之害生矣。近查一等場分價二錢二分。二等價一錢六分。三等價一錢二分。乞將前價量減。庶商人樂中而鹽法行矣。

洪旻兩浙鹽倉科擾疏

十三年。聽選官旻建言。臣切見兩浙

運司鳴鶴諸場。每年俱於有司關領科料。起蓋倉廩。盛貯鹽課。先年造建。必高築牆垣。令人看守。一有損壞。卽時修治。近年以來。該司縱容怠玩。將就搪蓋支撐。鹽放屋頽。難以再貯。或時牆垣倒塌。又不乘小修築。故倉近場者。官攢諸人折毀。在各處者。附倉居民偷盜。以致有司每歲派徵料價。而百姓苦於科擾。俱無實用。徒勞民傷財。

而已。且牆垣既倒。看守不備。每為讎家揭毀瓦篋。雨旦傾淋。消折鹽課。負累催目。陪償逼迫。逃走情俱可憐。乞令今後起蓋務從堅實牢固。牆垣務圖經久。分司官絡繹巡督官攢點視輪催目。設倉夫各二名。常川看守。查照替役明白交割。如此則十年之後。倉廩不必再起。而百姓免於科擾。姦人不得侵漁。誠為永久之便益也。

王璟鹽法疏

十四年都御史璟奏十事

一曰寬代支

臣

近例止許故商妻子代支。餘不准。然子於父固可代支矣。父於子獨不可代乎。妻於夫固可代支矣。母於子獨不可代乎。以至孫為商身故。而祖亦不得代支。祖為商身故。而孫亦不得代支。則人心不免嗟怨。今後故商引鹽。除奉例外。其凡父子姪孫同

居兄弟具白巡鹽御史令運司辯驗引目真正商名不誣鹽數的確仍取鄉商店主結証行場查照明白悉依舊例上納銀米收貯賑濟則商本不虧且免具奏之擾

二曰清透派

兩淮諸鹽場自水鄉竈戶納銀之外課有常額開中宜有

定數然各邊開中者數或溢於額外故有二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鹽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卽爲透派查究往復守候經年又令重添引價方許派支事同處異故商有不均之怨也乞今開中之時預查兩淮歲課今各邊照數報中萬一尤有透派止今巡鹽御史許運司挨派別年支給免其添價但備申戶部銷豁如此則商人無不均之怨鹽法無透派之擾矣

劉大夏靈州鹽馬議

十七年戶部尚書大夏奏曰臣據陝西苑

馬寺卿車霆奏要增添靈州鹽課司鹽引設法納銀收貯官庫專聽督理鹽法衙門分撥各邊買馬一節緣前項引鹽舊例相兼茶法供辦各邊騎操馬匹後因此法漸弛各邊互相奏討豪右夤緣為姦利歸私家不得實用一或缺馬動輒仰給京師今若車霆前議則一時三邊馬匹足用而尚有餘利誠為國家永遠之計但今巡撫都御史楊一清兼理馬政前項事情是其職掌未經勘處難便定奪乞行本官將車霆所奏逐一備細查勘明白如果相應依擬處置中間法有滲漏欠當者仍要斟酌停當次第舉行若有應奏事情徑自奏請定奪若有該添鹽引轉行戶部弘治十八

年爲始。照數增添。著爲定例。務使鹽易馬匹。永爲邊方之利。不許別項奏討。深爲至便。

楊一清增靈州課疏

正德元年。都御史一清奏曰。臣切惟陝西

地方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至厯宵旰之憂。命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募收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全邊戎所倒亡相繼。支應不敷。看得靈川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止是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勢囑賄通。濫收不堪馬匹。不得實用。

故解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奏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年以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十五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旣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宏。苑馬寺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爲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孰。終恐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勘實。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斤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摯追問。運至固原慶陽二鹽廠。卸所每引。仍照舊收臥引銀一錢。通共每引該銀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

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運所奏就池招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額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革罷。弘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輸官。後因寧夏借課，耽遲數年，怨聲載道。公准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開，勢豪之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間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鹽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

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日放過鹽數造冊開報臣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則與茶馬大有裨矣

○王瓊鹽法議

正德二年都御史瓊奏

一曰重邊餉諸

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于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益甚類解銀貯之大倉銀庫雖曰備邊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預蓄于平時必俟空乏而後

圖之。雖富有銀貨，將焉用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治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馮允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此耶？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效。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多，就干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餉有備，虜患無虞矣。二曰定勘合。據洪武中時，茶鹽引由契本銅版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

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齎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印刷引目。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鹽糧勘合引目銅版。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為南京戶部。而鹽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繳到中過鹽糧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將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齎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

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淹沒之虞。又况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諸弊種之。豈非鹽法之大蠹哉。乞令鑄造鹽糧勘合銅版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

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鹽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鈴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填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鈴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叫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鹽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

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鹽法冊籍。計鹽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革姦弊。其有暇日。不妨原委兼管。如此。則鹽課肅清。邊儲無弊矣。

張縉兩淮鹽禁疏

二年都御史縉奏曰。臣

而私煎尤爲弊首。今嚴於私販而略於私鬻。是知治流而不塞源也。夫商竈之禁。不爲不重。而若罔聞知者。緣鹽徒老商交通豪竈。離團煎鬻。小人得利。更相效尤。私鹽肆行。官課漸損。而商支不足者。坐是也。况此輩多頗海濱。及軍民豪勢之流。根蟠蔓結。分司點視。不常巡官。虛應故事。欲私煎之禁難矣。乞令所司不時赴場督視。竈丁

依國前煎離者罪之仍以當場人戶立保五之制行連坐之法厥有同煎販及影射舊引其或挾勢壓買及竈總自販該鹽二千斤以上者俱坐保五所司推避并令戒不嚴者量其重輕以為罰焉竈丁逐一先納公課其餘鹽聽在本場商人照引收買止足正數或官為照時補之以充逃亡不惟可以鋤治姦豪抑且得以惠利小竈矣

吳廷舉處置廣東鹽法疏

三年廣東副使廷舉奏

一

曰停解銀

臣查得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靖寧博茂臨川等二十九場

原額大引正耗鹽七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引三百九十斤有零除海北提舉司臨川等六場額辦先因隔涉海洋正統七年知府程榮奏奉勘合准令每鹽一大引折納

米一石。送瓊州府所屬州縣附近倉止。尚餘靖康博茂等二十三場生熟鹽場分引鹽自景奉天順成化年間或因流賊劫害或因竈戶逃亡或因豪商害人或鹽倉倒塌近年止是驗引收銀類解廣東布政司庫內支與中鹽客商及備軍門用兵之費就鹽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二錢五分無徵者一錢七分五釐生鹽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一錢二分無徵者一錢中間遠年逃亡死絕無人辦納而見在竈戶饑寒困苦無銀代販者其數亦不少也遞年縱使追徵得完每年所取課銀不過二萬四千餘兩自天順以來巡撫重臣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因而立法漸次講求之後每歲所入除正額之外鹽利銀兩約有三四萬兩其爲法於行鹽地方各立鹽

廠廣西則立於梧州廣東則立於肇慶南
雄清遠商人到彼投稅者每正引鹽收銀
伍分餘鹽每引收銀一錢餘鹽之外更有
多餘鹽斤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每鹽
一引重二百斤每鹽一百斤分爲二包每
鹽一包除耗鹽五斤准作蒲蓆藤絛斤兩
此各廠盤鹽之法之大槩也其他鹽船經
過潮州者有河渡門廣濟橋委官盤之經
過惠州地方者有府河下委官盤之經過
東莞地方者有西湖埠委官盤之若鹽之
散入廣州河下并番禺南海新會順德增
城從化等縣海洋港汊八達四通而各巡
檢司各市鎮各墟市散賣者又該臣受詞
給票發廣東提舉司書填比號以發賣之
於客人水商所納有公櫃銀有餘鹽銀牙
稅等銀其名雖異其實則總謂之軍餉也

此法相沿行之三四十十年矣。商賈通融府庫充實。以備西北二邊急缺糧餉。自天順成化弘治年間。未嘗有所起解赴部也。兩廣自立總府以來。征勦蠻賊。討滅土官。每次用銀輒費十萬餘兩。臣因未嘗見其科派於州縣。求助於鄰封。請乞於內帑。以有前項軍餉銀也。卽今廣西地方。府江徭賊出沒。劫掠客商。船隻虜去。北來京官。廣東地方。廣州番禺。從化。有山賊。新寧。順德。有海賊。連州。連山。有僮賊。南韶二府。則保昌樂昌。有便人。徭人。惠潮二府。則龍川。河源。程鄉。饒平。有土賊。流賊。不時出沒。或殺人放火。或劫財搶牛。虜去職官。或姦占婦女。或打破關廂。或攻圍館驛。或僭稱雷王。長沙王之驍。府江二處父老。延今以望王師。總府設心圖勦。急於救災。危若綴旒。只以

府庫空虛。故歛手不敢舉事。且如惠州。近日申稱官軍折俸銀。該一萬四五千兩。使司庫內無備。兩年不會放支。又如近日叅議羅榮僉事胡恩。在惠潮截捕。會呈二萬餘銀。崔倩打手。糴買軍糧。府庫無銀。累行不報。今日兩廣地方盜賊。隨處生發者。正由任事官員。諉以軍餉缺供。而無志於討賊。各處賊人。知我無意用兵。而放膽橫行。且復畏禍不言。是亦徒取充位。使有意外之變。不知何人肯致匪躬授命之節乎。何人能立旋乾轉坤之功乎。乞行原差內外查盤官員。欽照原奉。勅書。止將遞年存積鹽課。并私鹽船隻。囚徒銀兩。起解赴二部。其他軍餉銀兩。留備地方用兵可也。二

曰定鹽斤

臣查得天順五年戶部郎中陳倭巡撫僉都御史葉盛題稱江

西南安贛州二府相去兩淮遠涉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鹽食全仰給於廣東客商有願贛南二府發賣者於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以充軍餉而後出境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韓雍便宜處置將往南贛衡永所屬有引官鹽納銀五分秤出餘鹽每引納銀一錢行至弘治初年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四錢五分則是每正引一道照鹽一千斤矣弘治中年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六錢五分則是每引一道照鹽一千四百斤矣此外盤出夾帶多餘鹽斤謂之自首鹽斤每二百斤謂之一引抽分軍餉銀二錢以故二三十年軍餉不缺供軍賞不缺用庫積有餘剩銀兩以備地方凡百所需節報邊情總府恃此

以無恐累次征勦有司坐此而無憂其於
地方甚爲有賴但行鹽水客惟利是圖中
鹽商人經年守候使官引積至四十二萬
餘引至今無人願賣堆積年久豈無地氣
氾爛之虞乎又豈無虫鼠殘傷之患乎臣
恐他日減價與人亦不敢買其勢必至
民引長價而利歸商人於國計所繫亦非
細故也臣又查得見今賣引則例官引一
道原擬賣銀三錢而商引一道民間時價
只賣銀一錢六七分多亦不過二錢之上
所以水客懼折本而失利寧向商而背官
乞將見在商人存積鹽引盡令開報到官
每引止與官價銀一錢五分願賣官者其
銀於軍餉銀內借給將地方原中鹽商人
省發回鄉別尋生理不許久住廣東投托
勢要坐埠行鹽致壞鹽法不欲告領官銀

自願守候賣引聽從其便仍與官引相兼
行鹽仍將官引稍減其值每引止令收銀
二錢或二錢五分如此數年亦有賣引銀
八萬餘兩赴解戶部預備三邊糴買糧草
支用其借過官銀賣下商引發提舉司賣
與水客每道折銀二錢蓋資其所入贏餘
補官引減賣之值非欲以為利也前銀解
赴梧州軍門以備行軍賞功之用如此而
行立見府庫有充實之效鹽商無
守候之難不亦官民兩利者乎 三曰差

憲臣 臣伏觀大明律令一款凡監臨官吏
詭名及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
引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
入官又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各邊召商
上納糧草若內外勢要官豪家人開立詭
名占窩轉賣取利者俱發邊遠充軍干礙

勢豪參究治罪。臣聞故老言。國初法令嚴明。但有犯者。必刑其人。必沒其貨。監臨勢要。不敢中鹽。近年以來。法度漸弛。人心轉貪。勢足以欺壓鹽司者。憑脅威權而肆然不憚。分足以平等鹽司者。囑托造請而冥然妄行。別處地方。臣所未悉。只以兩廣所見言之。鎮守市舶內外官員。明使家下舍人。或令軍牢伴當。靖江王府長史司。託以關支戶口食鹽為名。起關馳驛。使令內使儀賓等官。校尉軍餘等役。坐支廩餼。買引行鹽利。已是圖害人不恤。初然市買。則挾制水客。少與價錢。及其買鹽。又不依次序。高擡時價。巡撫非不知此。念與同官難為禁察。屬司非不知此。分在治下。豈敢抗違。兩廣鹽法極弊大壞。未有甚於此者也。臣又體得兩淮兩浙。河東。長蘆。俱有御

史一員巡鹽。况廣東鹽法各省不同。正課之外。別有軍餉。內供西北之求。外濟東南之急。乞行兵部查照舊規。奏差御史一員。前來清理軍伍。就令兼管鹽法。既可以革勢。要行鹽之弊。又可以使邊方軍伍之清。一舉之間。足兵足食。軍民大利。地方大福。無先於此。

朱冠專職掌疏

七年。兩淮巡鹽御史冠奏曰。臣今年五月至兩淮地

方行事。及查接管卷內。并見行事體仰質聖諭。稍有乖違。揆之憲體。亦多舛錯。政出多門。而所司苦於奉行事。無底定。而臨事動相掣肘。且如運司吏役。往時參撥起送。俱屬巡鹽衙門定奪。近者乃屬之巡按衙門。去年運司不得已而為之兩請。陞任巡按

御史劉繹則曰照舊見任巡按御史劉文莊則曰仍試迄今不得歸一。至有巡鹽已問革一吏又赴巡按辯理著役巡鹽欲用取一吏又稱巡按比較未回以致姦吏得以夤緣文移難於稽考此其不專一也又如各場鹽課官則督理鹽則煎辦每丁有額辦引數每日有限煎鹽斤不容一日誤者往時各衙門但係牽連事情不得下場徑自提取果有干礙亦先行移巡鹽衙門議處以此各場安靖官得盡職竈得專力課不虧少近者各衙門不問事情輕重一槩下場徑自拘提且問斷之際視如秦越而所在羈縻甚至弥年此其不專二也又如附近州縣人民或草蕩彼其侵占或竈丁被其隱藏總竈人戶赴運司陳告分豁節據該司呈稱各州縣官吏因與本

司不相統攝。凡遇提人問勘。俱各執抗。臣不免或行別衙門改勘。或有徑自提人。文移重復。歲月耽延。是草蕩竈丁。事干鹽法。者臣不得不專屬之運司。而運司則不能行之州縣。此其不專三也。又如鹽徒有犯。巡江巡按亦要照詳。擬議安得一律引鹽。卷宗巡撫衙門每來弔取。處分安得一定。又查舊卷。或商人之引目不明。或徑起地主人役之交易作弊。有見在巡鹽衙門問斷。又赴巡按衙門告理。有已經撫按衙門問結。却又赴巡鹽衙門控訴。告狀之人少。而理詞之官多。此其不專四也。臣竊惟天下之事。一則治。二則亂。臣才力所拘。固知不堪於獨任。而綸汗猥及。又耻求借於衆人。乞准今後運司吏役參撥起送。照舊聽臣考試。使姦吏不得以展轉行私。各場

官竈事干提取。照舊行臣議處使鹽課不致於廢弛拖欠。應問人犯各州縣仍有占恣者。許運司得以提吏叅官鹽法事情。各衙門不相干涉者。不必混相管理。如此則事體歸一。所司不難於遵守。職業有定。臣愚亦便於設施矣。

派場疏冠又奏曰。兩淮運司舊以富安等然商人止於富安等場守支。馬塘諸處雖隸上等。而今經八年無商引到彼。課積而消折。侵欺之害多。竈窮而逃竄。私販之弊作。所以然者。蓋富安諸處鹽美而去所為近。馬塘諸處鹽惡而去所為遠。又况每歲鹽課。榜派始於富安。商人報中之時。計本年鹽課。榜派好場將盡。知派別場。遂遺其半不中。而中次年之課。運司拘於舊例者。

又首派之於富安。所以富安諸處無遺課。而馬塘諸處無見商也。乞除下等四場擬定外。將上等二十六場。因其鹽課地里較量。以富安、安豐、梁架、草堰、角斜、柘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十三場。定爲上等。馬塘、天賜、西亭、新興、餘東、餘中、廟灣、掘港、伍祐、劉莊、白駒、小海、丁溪、十三場。定爲中等。商人。有千引者。除二百四十引。五十引。一。如舊榜。派下場。其七百五十九引。一百四十九斤。上等富安諸場。鹽課略多。派三百八十二引。一百六十二斤。中等馬塘。鹽課差少。派三百七十六引。一百八十七斤。以次配支。終而復始。仍乞令各邊管糧官員。必於一年鹽課報中。已盡。方許報中次年。如此。則場無留鹽。商計罔施。不均之嘆。可免矣。

張鵬嚴引影射疏

八年兩淮巡鹽御史鵬奏曰舊例商人從

運司照引到場次及掣所每引遞截三角後至行鹽地方併去一角其關防影射亦密矣但官司失於檢察遂致姦商執引影射臣欲遇掣鹽之時先令運司將應掣商人引數開造手冊一本送院鈐蓋封發承委公廉官員照數驗引掣畢移文將冊封交行鹽府分待人鹽至日收引即便截角先繳運司別置花欄小票就於降去冊內商人姓名上照引用印掛號人給一張限日行賣多毋過兩月違者問罪沒入仍依期銷票完日將冊繳報察院監察委官受賄不行關防致今夾帶私鹽并行鹽地方官員指勒商人開引錢物事發并以賊論如此則影射之弊可無關中之利日廣私

鹽亦因而
禁革矣

師存知兩浙鹽法疏

九年兩浙巡鹽御史存知奏六事

一

曰定引價

兩浙原定額鈔浙西小引三錢浙東小引二錢通計每引可得

二錢五分邊方開中每引常減至一錢八分或二錢二分蓋以道路險阻故也至於地方之開賣者或至三錢及三錢五分亦不為不多矣而商人樂之此誠上下均益之法也邇者變易舊制俾內地開賣一同塞下之價則損國多矣乞照舊規斟酌引價存積常股各有定價

二曰清灘蕩

近各場灘

蕩多為富豪或以近而侵削或稱貸而抵償或強奪而樹藝遂使鬻鹽無資課額不

供雖頻禁約而巨猾猶不革心官總受累莫敢誰何如此者豈非以法輕易犯故耶乞令行各該有司委公正官員會同運司調民竈二冊查審勘報以文書到日爲始期以三月自首改正與免本罪毋徵累歲之所入而以田歸竈丁若有典當計收足償亦歸之若未足償者償而後贖其過限不首者徵其地入依律懲治無或恕免則漕蕩可復而竈得常存矣

藍章鹽法疏

十年刑部侍郎章奏

一曰禁提單

掣鹽之規

以先出場者淮南至白塔河巡檢司淮北至安東壩巡檢司照依先後開單送巡鹽御史放過揚州者俱在鈔關迤東上堆淮北者俱在支家河迤北上堆放掣之際查

照單之先後赴各批驗所秤掣近來富豪
姦商通同作弊將單在後者先攬秤掣名
曰提單紊亂鹽法莫此為甚乞令
今後放掣務照舊規庶姦弊革矣
二曰定掣數
照得兩淮每歲額辦鹽課六十九萬
餘引開中數多掣放無法以致鹽法
不通乞令每歲每季止放掣一次每次止
許二十萬引則鹽法自通而姦商不得越
弊矣

劉澄甫免追淹消鹽課疏

十年兩淮巡鹽御史澄甫奏曰

查得餘西等場各年正鹽共二萬一千九
百餘引俱已派商未經支給近被海潮淹
消欲於原納竈丁并總催追納但竈丁比
軍民既為困苦矧近年累遇海潮艱辛尤

甚若復過追則流移之患不免矣伏覩
大明律云凡倉廩積聚卒遇雨水衝激事
出不測而有損失者委官覈實免罪不陪
可謂仁矣伏望寬以恤竈將淹消鹽課照
律免陪其商人關支淹消之數免納賑濟
銀米許其自行買補如此則商竈兩便

盧楫鹽法疏

十一年兩淮巡鹽御史楫奏

一曰定巡緝

竊見山東沂莒郯城邳州白洋河地方壤
土相連及寶應縣平河橋黃鋪等處常有
越境興販鹽徒執持兵仗驢馱車載去則
賣鹽回則劫掠公行無忌經過地方巡鹽
人員顧忌畏縮視其長往若罔聞知鹽法
之沮皆由於此豈鹽徒真不可捕哉蓋州
郡巡鹽皆委佐貳官督領老幼軍快操執
朽戈鈍械祇存虛名不堪禦敵故也乞計

議行臣督令各府衛州縣所掌印官推舉
勤幹佐貳官各一員督令軍快專一巡鹽
其軍快每府衛各僉四十名州縣所各僉
三十名軍於餘丁內僉充民快於丁糧人
戶內審充俱擇其精悍各置利器委官時
加訓練督率晝夜巡邏遇有鹽徒即便擒
捕若果勢大附近地方併力其有奮勇當
先者量加獎勞畏縮故縱者叅奏問擬如
律庶官兵有專任之責

二曰設委官

切惟應天

鳳淮揚廬安寧池太滁和一十三府并湖
廣江西二省河南汝寧二府陳州一州俱
係兩淮行鹽地方臣止按屬鳳淮揚廬滁
和六府州衛各巡官軍快逐月開報稽考
其應天河南諸府及湖廣江西二省俱無
巡官兵快開報無憑稽考今訪各省府州

多有浙江福建廣東河東長蘆官私鹽斤越境興販軍民圖賤罔知法禁由無巡官兵快督責緝捕以致鹽徒興販鹽法阻滯乞令各巡按御史將前各省及直隸府州縣衛所各委勤幹佐貳官一員僉撥精壯軍快督同巡檢司率領弓兵各於該管地方常川往來巡邏遇有越境及興販鹽徒務在緝捕若各官有陞調事故亦要申呈巡按御史定委不許輒自更改其各省分巡分守及直隸府州縣正官按月嚴加比較年終各府州仍具各屬拆賣過官鹽截角退引及捉獲過私鹽車船頭匹鹽徒有無數目開報巡鹽御史處查考甄別勤惰開奏定奪

○
詹璽高貫均科差議

十一年浙江左叅政璽副使貫奏曰竊照

紹興府俱係沿海地方。先年將丁田相應之家編僉竈戶。每戶辦鹽有一二丁者。有三四丁者。每年例該鹽價一兩五錢。有司因其辦納免其雜泛差徭。正糧多派輕折。水馬亦得量減。比之軍民竈戶受益尤多。近年各竈乘其優免之例。或大戶賄賂。或受親戚囑託。故將田畝恣意寄受。戶內有五七十畝者。有二三十畝者。一應科差。槩與優免。小民差徭未免愈重。爲今之計。莫若定以則例。將黃冊逐一揭查。如竈戶辦鹽一丁者。免田若干。三四丁者。優免有差。餘外官民田土。盡數查出。係詭寄者。各還原戶。係竈戶者。與民匠等戶一例當差。其或本竈田畝不拘該免之數。丁鹽量與減免。仍將各竈田多之家。照數填補。不失原額。如此。則詭寄之弊自清。而差役亦得均平矣。

○俞泰禁奏討疏

十三年。戶科給事中泰奏

曰竊惟

朝廷鹽法每加

詳於攬越掣放禁飭勢要奏討用法既嚴嗜利之徒計當屏跡夫何奏討者日增月益或相遠年草料求減價儲者或先報紬河東鹽引未遂攬支卽改兩淮如張玉者或妄奏河東鹽課消折或減價納銀者或改換名色仍望別年鹽課者或將運軍出各計兩淮鹽課以償私債者或假行商人氏薦討河東引鹽者不曰此照某人則曰給文前去不曰備價買補則曰不次稱掣唯知下遂私清不顧上千公法正課日虧邊儲日耗宜乎各邊守臣告乏而凶荒亦無賴於賑恤矣乞令戶部其奏討已施行者悉罷給未施行者參究各邊遇有缺乏奏行戶部挨年召商報中其商人領引赴

司挨次守支掣放各場消折殘餘鹽引及河東鹽池不許奏買補掣自行撈辦務要運軍人等凡馬快船隻公差官員俱不許侵奪鹽利仍行各處巡鹽御史查出附餘鹽斤隨卽變銀解部其殘鹽引目近年整理鹽法都御史或有查處未盡者必盡數查絕黥商雖欲奏討何從得哉設有違犯者聽在內在外按治官員問罪如此則公帑有備私請不行商人自樂於應募邊儲不患於空虚矣

成英兩浙鹽法疏

十三年浙江巡鹽御史英奏

一曰重

用引

近年兩浙商人多於正鹽用引其報中買補空餘私囚雜鹽皆不領引以

圖自便又將賄賂官吏擅給印票其關支買補弊端日甚一日及鹽斤足矣猶不候

稱掣徑到行鹽地分以徵厚利其間夾帶影射漫無紀極鹽法之壞孰有甚於此哉乞行各司不論空餘私因雜名悉照正例領引仍填註引背類填單帖水程給付使商人各便支掣以通貨賣其在官司者尤當嚴截引角轉繳各司年終類繳戶部若有鹽無引雖執印票亦以私鹽之罪治之其官吏不舉者並以枉法擬斷

○
禁老引

舊制商人領引到場千引以上者限五年千引以下者限三年如有

違限者追沒之邇者姦商以前例止沒入而又非有重罰可畏故始也數百引為據而以之招集竈徒私煎私販影射出入歲月弗墮引角弗剪展轉貿易甚者交通吏徒欺侮恣肆莫之敢膺此鹽法所以紛擾而莫齊也乞令所在鹽場凡遇商人告擾

引目單帖到場。卽以商名年鹽引號到日。報司及察院。或他管鹽者。以商至日爲始。據例計引限日出場。如千引以下者。一年當得三百三十三引有餘。千引以上者。至一萬者。一年當得二千引。仍於出場之日。驗鹽封引。送所收聽掣。月終以已出場商名。年鹽引號報司及察院。或他督鹽者。有犯者。以舊引影射鹽貨之罪罪之。其官攬犯。賊者爲枉法。無賊者亦重懲。治運司不舉。治者亦叅奏。其商人中道轉賣。遷延不至。場者亦罪之。歲終巡鹽御史稽諸場所至。商若干人。何月日至某號起止。已出場者。若干引。未出場者若干引。各爲冊籍。以相覺察。則老引之姦自肅清矣。

許翔鳳開併場分疏

十三年兩准巡鹽御史翔鳳奏曰。臣據准

安分司判官張秉彝申呈天賜場竈戶潘經等供稱併場臨洪場竈戶周儀等供稱開場以便煎辦緣由。臣竊惟立法於始本無不善。歲久頽靡。必有偏而不舉之弊。苟因陋就簡。不卽隨時振救。則趨之愈下。挽之愈難矣。切照天賜一場。先因隔河不便催辦。從權設立。僅四十餘年。廢墜如此。官吏不能安處。民竈不能支持。及今不爲議處。數年之後。益加彫敝。漸不可爲矣。乞以淮河爲界。竈民在淮南者三十七丁。僉編總催一名。額鹽七百四十引。任其情願歸併附近廟灣場入額煎辦。在淮北者一百九十八丁。原設總催九名。額鹽三千九百六十引。俱收附近莞瀆場入額煎辦。原遺年遠逃亡額課。仍在莞瀆場冊內聽候召商買補。印記繳納。官吏起送別用。其臨洪

場各團寫遠人烟散處除附近漬樹浦富安浦南浦北浦北北等五團額該總催五十名竈丁七百二十八丁鹽一萬四千五百餘引并逃亡竈丁一千四百八十三丁鹽二萬九千六百餘引照舊本場管理召商買補外其東官范家口唐生興莊等四團相去本場一百四十里額該總催四十名竈丁九百一十五丁鹽一萬八千三百餘引乞於興莊人烟輳集去處創立鹽課司衙門銓設官吏鑄給印信分撥管轄度之地里俱爲適均詢之人情無不稱便官總易爲催辦兇橫亦有鈐制救偏補敝在今日最爲急務非好事喜功妄爲更張者也

○王完山東長蘆行鹽疏

十四年御

史完奏
一曰立

紀綱

臣見舊制行鹽地方長蘆則順天衛輝十府隆慶保安二州山東則濟南

六府徐宿二州

水程嚴不可犯近行鹽止

於順天及大名

彰德衛輝三府大約不下

二十萬山東止行於兗州一府徐宿二州

其餘府州縣官鹽一引不用水程一紙不

領豈其人不食鹽哉蓋因各處興販滿道

煎燒穀野所謂私鹽真而官鹽雜私價輕

而官價重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今觀各處

司府管糧清軍捕盜官俱有定守俱便責

成何至直隸鹽法獨無專屬之任哉為今

之計乞照兩浙分巡事例先立綱以責其

統理如山東六府徐宿二州專責之該省

藩臬巡守及各處兵備等官順天北四府

隆慶保安專責之天津兵備副使真定南

四府及彰德衛輝專責之大名兵備僉事

其間軍衛衙門尤責之都司掌印官及各處守備官領之然後陳紀以要其分理各府州縣則責之以佐貳官軍衛則責之堂上與軍政者凡一應鹽法事宜悉屬於巡鹽官員悉聽節制於各巡守兵備尤令行鹽地方各僉大戶一二人充當鋪行每季查食鹽戶口赴司領取官鹽估定時價發賣使商民不虧其有官鹽不通者必以經該官員參問賢否黜陟係焉如此則提挈綱紀更相責成私鹽不待禁而自消官鹽不待疏而二曰處供用竈戶以供用白鹽自行矣有定數然竈終身逃死而不就此一日之役者何哉蓋官鹽每引例不過三百斤今辦此逆知稱放太重其收買築打必九百餘斤方成一包是一引兼三引之課及其

裝運。又有船戶車家坐索高價。攬頭包寫進納。至於貼店錢。皇店門單錢。監收官常例錢。紛紜雜出。一有不至。生事之徒。卽指包小鹽黑。必欲增添洗晒累月。不得進納。至有停積。消折重加陪補者。是以賣妻鬻子。舊債未償。而新債又至矣。竈丁豈有坐待其斃而不逃者哉。乞下部議。查供用定額外。亦擬走瀆。添包折耗。使用之數。明示運司。下及竈戶。使如數徑解戶部。告交該部。委主事一員。查驗。堪中監收。仍通將攬頭姓名籍記。在部諭令。聽候進納。量處使用。給之。毋使別生事端。庶窮竈免索害之苦。而供用有易完之期矣。再觀供用鹽斤。亦係京邊起運之數。困累若此。蓋亦稍倣漕規之法。以寬恤乎。蓋臣見漕規。每糧一石。與腳價一錢。有筭定正耗。使用。徵與管

兌封收到京給領上納。若山東河南京邊起運者，然供用白鹽舊規，每丁幫銀二錢。蓋亦苦其難而量爲之處也。奈何因敝之場，雖黑鹽亦在別場陪補，况幫貼耶？乞令運司查各場供用定數，起運脚價使用。酌量場分貧富，以爲幫貼多寡，而又先以運司無礙官錢給之。如有羨餘，聽留還官貯庫，以待下年之用。若然，則不費公家之貼辦，而又濟本部之交納，行之一二年間，課不完而窮竈不蘇者，未之有也。

鄭氣分司住劄該場疏

十五年兩淮巡鹽御史氣奏曰：臣惟

分司不行住劄所轄地方，而寫居於司治。凡勾攝比較詞訟，差人拘提，遠或千里，或六七百里，近亦不下一二百里。計其往返聽候，或至旬月，費用或至數緡。况竈戶煎

辦自有課程所食皆自己脂膏使完課之
錢物妄費於官府而課仍不完煎鹽之丁
力奔馳於道路而課無白辦生理之日少
費用之日多以致逃亡者絕復歸之心見
在者爲逃竄之計總催不勝陪贖之苦
國課虧損之患皆由於分司逸已勞人之
所致也乞通行各處巡鹽御史許令各運
司分司遵依額定地方以分司爲常住之
處竈丁有事俱令本場聽候本運司各撥
吏農二名出巡地方隨處量撥夫皂四五
名以聽役使不得差人越場勾攝并多
帶人役攪擾如此則竈不勞而事集矣

○王杲處置靈州鹽法疏

十六年陝西巡按御史杲奏曰靈州

二池鹽課每因巡撫之官各據所見不次
奏討或修理衙門或補給祿糧或召商上

納糧草或著令折納價銀甚至奏計多出於請托報中多假以寅緣事體紛雜出納無稽以有定之國課充無名之徵求積新散舊更改不常分派撈補事例不一所以五六年間商人不樂報中至今十餘年來鹽法壅滯馬政廢弛夫鹽課本以供辦三邊馬匹今轉而移之大倉大僕寺馬價銀兩本以備京營官軍今不得已解之以給三邊縱使利益於彼此不無輸運之勞難况各邊缺馬奏支太僕寺銀兩以給三十一餘萬而鹽課自戶部奏請之後竝無分毫得入太倉於糧草既已無裨於馬政徒爲廢弛臣今處置馬匹欲將侍郎楊旦御史師存智奏計未開及商人自行撈辦之數俱各停止就自正德十一年起聽臣提督環慶兵備官召商收價發庫收貯以備

一 鹽正六卷一
買馬之用。以後年分開中與茶易馬相兼撥給。每銀十兩准馬一匹。若遇各邊領馬亦如茶馬事例通融支給。庶馬匹得以濟用矣。

秦鉞禁開餘鹽疏

嘉靖二年兩淮巡鹽御史鉞奏曰。正德十一年

御史盧楫題

准。今後但有割沒餘鹽。御

史查照舊例。就令本商納價類解本部。以濟邊用。敢有違例奏討情願納價開中者。從重治罪。行至末年。奈何小人用事挾勢網利。報中餘鹽。買補殘鹽。呼朋引類。打擾衙門。黃緣不次。挨單便場買補。割行運司各姦橫行。緹打大包。而不服掣割。越次過關。而莫敢阻當。商鹽為之不通。邊儲因而告乏。近荷

聖明御極

一汗一

頽殘餘引鹽盡數裁革。勢

要依律論刑。二所餘鹽商人始得照例納
價一歲積銀三二十萬餘兩。解部濟邊。此
數十年所未有之事。於今見之。夫何詔墨
未乾。餘鹽復中嘉靖元年六月內。據戶
部劄付一件。爲大虜住套。調集兵馬。急缺
錢糧等事。延綏開中兩淮運司正德十五
年分儀准批驗所私餘鹽五萬引。每引定
價銀八錢一件。懇乞 軫念窮邊。查催銀
兩。救濟官軍。操守城堡等事。遼東開中私
餘鹽引二萬九千二百二十八引。一十一
斤。每引價銀八錢。已經具由執奏。欲將嘉
靖元年額鹽抵還各商。未蒙改正。但恐此
例一開。姦人乘機而起。鑽刺奏討。阻壞鹽
法。則正德末年之弊政。復見於今日矣。將
延綏遼東兩次開中前項餘鹽。准以嘉靖
二年正鹽抵給各商。以後餘鹽查照舊例。

止令本商自納價銀解司類解以濟各邊
以杜虧階如此庶幾勢要無由而起鹽法
清邊儲
足矣

張珩論王德干撓鹽法疏
四年兩淮巡鹽御史珩奏曰臣

切照三邊之糧儲賴商人之飛輓商人之
依違現鹽法之通塞使鹽法通而商人無
分外之科則召之即至而邊儲足矣使鹽
法壞而商人有無名之歛則召之不來而
邊儲誤矣是商人者邊儲之根本邊儲者
軍士之命脉其關係豈細故哉奈何正德
年間權姦用事鹽法大壞以致邊廷軍士
月糧之缺每生他變言及於此深可寒心
幸遇

皇上鑒茲弊弊鹽法疎通臣以為久安長治

之術也。不意近得邸報，乃知守備鳳陽
監王德題稱本處鹽商乞為懸其照引掛
號，以辨真偽。驗給本商執照，貨賣一節，已
經該科參出。及該部參覆奉欽依著撫
按官查照先年守備衙門如有掛號事例
准他管理。臣伏聞之不勝驚愕。仰惟我
國家鹽法綜理精詳，凡有裨益於商鹽者
皆載之。大明會典及各年條件豈有未
備衙門掛號之事例乎？縱有之，皆先年之
弊政耳。豈可復見於今日乎？況商人賣
勘合運司則有硃墨號簿比對領引下場
鹽課司則有長單帖文比對打引出場白
塔河安東壩巡檢司則有關文比對批驗
所掣割。則有單簿票帖比對赴行鹽地方
發賣。各府州縣又有水程并引鹽數目比
對設運司以總理其事。命臣以督察其

姦關防區畫可為密矣奚俟彼辯其直偽哉究德之心無乃登龍斷之為耳誠使弊端一開則商人畏其法網之密必將轉徙而他作生理矣三邊有警召商不至飛輓將誰所賴乎伏望收回成命免行撫按查勘仍乞戒飭太監王德恪守乃職安靜行事庶鹽法疏通商人

不怨而邊儲有賴矣

戴金鹽法疏

六年兩淮巡鹽御史金奏十二事

一曰通鹽

法

臣惟鹽貨之行四方與菽粟相為並用國家資之以濟邊儲備急餉不可緩也

伏觀

憲宗舊制朝廷開中鹽糧本為實邊儲省轉輸以利國利民經久之良法不許內外官員之家中納此真萬世不易之定論也近

年以來淮鹽苦於價高是緣報中之難彼
未樂年間淮鹽每引不過納米二斗五升
或小米四斗遇米貴小米亦止二斗五升
成化以後或開折色亦不過三錢五分或
四錢二分正德末年漸至四錢五分嘉靖
二年宣府都御史李鐸議增引價遂加至
七錢五分商人苦本色之難及包攬之害
雖勉強上納而實非其情也况權豪勢要
占中賣窩展轉增益價至一兩之上又聞
先年淮浙搭中不過二八或三七分近年
既搭兩浙又搭長蘆商人照價中出減半
發賣積筭淮鹽而價已倍增督糧衙門例
外每引勸借米一斗官既重取於商商必
重取於農亦勢之所必至也乞令今後開
中鹽糧酌量彼處地方遠近險夷仍照先
年四錢五分開去各邊照依地方斗頭等

則或本色折色相兼報中。以復舊規。其賣
窩之弊。申悉舊制。定立重典。出榜各邊
張掛。痛加懲治。長蘆引鹽。仍舊各另開中。
淮浙相兼。亦照舊規。以二八。或三七分配。
搭。少。難。淮鹽之苦。若曰長蘆別無處法。堅
以一人而配搭三處。非惟其法不通。而勢
亦不能行也。督糧衙門。例外毋爲輕舉。庶
幾鹽法之根本無虧。而鹽利可資民用矣。

二曰處逋課

臣惟兩淮鹽課額辦七十萬
五千一百八十引。除水鄉折

銀引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斤實徵
本色六十九萬六千三十餘引。近者各場
竈丁生齒日耗。重以水旱疾疫。大半死亡。
逋課至多。總催不能包納。雖行見在竈丁
代辦。未及一年。而貧難者亦以代辦而逃。
以致各場竈丁奏告不已。爲今之計。欲使

商竈不至於失所姦弊不至於橫生。各將馬塘諸場新逃鹽課五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引零。暫令商人免納賑濟自行買補。候年歲豐稔竈丁生息。仍舊查審督令煎辦。其先逃餘東等九場舊鹽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一十四引。逃亡既久卒難遠復。乞照先年事例。仍於兩淮運司開中每鹽一引納銀一兩。及扣解銀五分。類解戶部給發附近宣大遼東各鎮備用。其杜絕黃緣及不妨邊中。卽照商人各邊報中引目。以須鹽總數爲則。隨其多寡。照其年分配搭報中。則姦弊自除。而邊方飛輓益趨如市矣。官吏雖有貪汙不法。欲高下其手。亦無隙而可乘。若以額數備邊。事難輕議。臣聞天下之財。不患乎轉輸而患乎無備。誠如臣擬。則邊備旣增。而商竈不損。法今周密而

弊端不作誠有利而無害者也况竈丁業司煎鹽別無生計若但有私販之禁而無竈丁之方是猶用其力而奪之食逃亡者終無甦息之日而鹽法之根本於是乎竭矣

三曰處鹽價

竊照前御史師存智盧楫秦鐵建言餘鹽照例許本商

准嘉靖二年以後掣割餘鹽照例許本商納價嘉靖四年戶部申明前例納銀解部以濟邊餉而蘇竈丁自是姦蠹潛消公私兩便是誠不易之令典也但議行之初姑從時估每鹽一引二百斤淮南納銀一兩淮北六錢五分行之既久遂若定規近維商人以經營爲業錙銖必較官取未饒而私情必競價豈能平乎且如淮南每鹽二百斤商人收買出場既多盤費納銀起解又有加耗實筭每銀一兩止得鹽一百五

六十斤繼之展轉覓利以至食鹽地方不止數倍而市價之增理所必爾臣欲爲中正久遠之規乞自嘉靖六年以後每鹽二百斤淮南定爲八錢淮北定爲六錢庶幾商不至於失業民不至於艱食

四曰清報

中今照兩淮食鹽地方當天下四分之一淮南自南京以及徽寧池太江西南昌諸郡至湖廣一省而止淮北自廬鳳淮三府至河南南陽爲界以一年之額數應各地方之食用衆寡之間尚若不及焉者中間或坐賣窩之苦展轉留難或中途截賣坐索高價使支放不相接續所以漸生壅滯乞令各邊清查違限之故催速前來仍嚴立限期今後戶部開去各邊引鹽止限文到兩月以裏通行召商報中給文起

身各邊遲悞聽令巡鹽衙門查叅其商人
領文後宣大遼東等處兩箇月以上固原
榆林延綏等處三箇月以上甘肅五箇月
以上不到者卽將鹽引三分之一沒官另
行運司召商照引納價支掣以完勘合其
三四年不到鹽引仍限例後三箇月不到
者照前六曰慎理財夫立政在人以先務
議施行六曰慎理財爲急財爲邦本以料
理爲難方今天下無事而邊儲告匱無災
而百姓稱貧市井失其繁華倉廩遍爲懸
磬爲未雨徹桑之圖豈止厝火積薪之慮
財用之竭一至於此正當遴選英傑責成
綜理而汲汲善圖之日也今兩淮運司額
課甲於天下財賦半於江南今欲會計盈
縮平準貿易使上不失邊儲之給中不失
商竈之心下不病農工之用非有剛介之

操練達之才豈能於百弊叢集之中而卓然料理之當哉且人才保祿者動務避嫌好名者輒爲矯激忠厚者類多因循臣欲運使官缺或於名望知府先資擢任或於六部郎中越級超遷待之既踰常格彼必益勵初心況正官得人則僚佐有所視效場官知所謹畏豪商巨猾無所用姦逃下通課有所規畫足國裕民之道庶不付之空談而實效可責矣

七曰立分司
兩淮三十鹽場設印信各守地方董率場官撫卹竈丁責任正與州縣司牧之意同凡鹽課之清私鹽之禁詞訟之理竈房之脩鹵池之濬甲役之平均爲要務夫何數十年來各因衙門傾圯無所依止遂羣處運司併其職守而亡之矣前御史盧楫秦鉞俱建議脩理祇

因計費數多急無措處遂使付之空言臣
自巡歷以來備訪郵竈之方莫先親臨之
責事誠有不容緩者如使衙門既立則職
有專司而事可責成但積廢之餘欲爲經
始非有良才豈能作則伏望今後遇有判
官員缺精選年力相應舉人或於丁憂起
復知縣賢能素著者量爲擢用庶幾革頽
理廢興利除害可以望其卓立而鹽法之
根本於是八曰慎考察竊照兩淮運司及
平育賴矣共六十餘員每遇三年考察其
賢否悉憑巡按御史定其考語彼其存心
固未嘗不問名以求實經歷而下不過取
憑於楮間以爲賢否之定往往貪汙者得
以而漏網誠實者反以無罪而去官

人失當則公道有虧一害未除則地方受累乞令兩淮兩浙山東山西福建等處撫按衙門今後考察之年會同巡鹽御史定其賢否庶幾是非相半者去取之有徵矯情飾詐者真九曰鑄鹽鐵照得通泰淮三實之莫遁矣九曰鑄鹽鐵分司所屬富安等場立法之初鼓鑄鐵盤今竈戶團竈煎鹽蓋欲使一夫一婦力量弗支者協力與工輪流火伏有強弱相均之義有守望相助之理奈何積歲之久虧損日多豪富者私置鍋鉶額外煎燒貧難者坐視無爲逃移相繼臣備訪鹽法之源莫切於此據馬塘諸場損壞鐵盤共三百二十一角估計每角鐵三千斤鑄造工價銀二十六兩共計銀八千五百餘兩其費雖多而關係不小蓋竈丁之有鹽鐵誠猶農夫之有耒耜

一日不可缺者也。乞准鑄造給散各場貧難竈戶。朋丁煎辦。則數十年之廢墜。一旦興行。三十場之逃移。不招而至矣。十曰重死刑。竊惟律無罪多端。輕重之間。死生攸繫。誠有不可忽焉者矣。伏觀大明律內一款。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誣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及查得問刑條例一款。豪強鹽徒聚眾撐駕大船。張掛旗號。擅用兵仗。嚮器者。官兵尋訪捉捕。若拒敵殺傷人命者。俱梟首示眾。切詳律言。拒捕者斬。蓋不分有無傷人。但拒捕即坐為首之人。斬罪例言俱梟首。則不分首從。且如大夥鹽徒三五十人之上。如前聲勢拒捕殺傷人命者。照前例問擬。誠為允當。若或尋常五七人。十人。上下合夥與販原

無前項聲勢遇有追捕奔命拒敵因而傷人至二命者經問官司因無鹽徒拒捕殺傷人命正律或引前律止坐爲首一人不惟行兇下手者得以漏網抑且姦吏舞文遂恣情故出誠爲失之縱矣又有問官因其衆手傷人遷就前律通問斬罪引例梟首已非律之本意遂使見獲者羣死於獄未獲者懼罪遠遁流於劫掠豈非刑罰不中驅而至爲盜耶今欲酌乎律例之間以適輕重之宜查得強盜條下凡竊盜臨時有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又曰共盜之人不會助力不知拒捕殺傷人者止依竊盜論臣欲今後鹽徒止是五七人或十人上下合夥興販因而拒捕殺傷一二人者追究爲首及下手之人比依竊盜拒捕殺傷人者律皆斬其不會動手傷人者仍爲拒

捕從論罪查照二千斤以上事例充軍或聚衆興販持有行兇器械拒捕傷人至三命以上者比依強盜不分首從律皆斬詳處行下永爲遵守庶幾官司不得故違出入而小民知所趨避矣

十一曰慎充軍竊惟五土殊方邊衛充軍爲死刑次等立法懲姦固不可不重亦不可不慎也切詳前例越境地

方原有指今在外衙門未覩全文而一槩混引臣愚以爲革之則矯枉太過拘之則法無通變近聞鹽徒被獲畏其充軍罪重或用計求釋或減贓避罪亦徒資應捕索錢之計乞令今後如有前項越境大夥鹽徒陸則驢羸成列水則雙桅大船出江入海橫行無忌者照例問發其三五爲伴在於本境地方犯鹽二千以上者止依律

問罪。責令納米贖罪。則事犯無畏罪。屏之心。官帑有積蓄備賑之實。其應浦之人。轉相興販。巡捕官得受大夥。鹽徒常例。縱容興販。或令家人子姪通同販賣。至二千斤以上者。仍依前例問發。以清弊源。則法令行而姦弊自息矣。

胡世寧禁革虛引疏

六年。南京戶部右侍郎世寧奏曰。臣查節

該兩淮運司關領南京各衙門年例戶口食鹽引目。伏覩大明會典一款。正統三年。令關支戶口官軍。各該運司給批總填鹽斤數目。定與程期。給付執照。各處批驗所巡檢司。照數秤掣盤驗關防。給散畢。在京於戶部在外於本衙門。依期送繳。仍將前批通發運司查銷。此先年批照食鹽正例。亦宜遵守者也。今在京衙門關支長蘆

運司食鹽尚給批文。南京光祿寺供應。及
供應庫歲用青白鹽斤。俱兩淮運司批解
到部轉發。是皆舊規。何獨南京官吏食鹽
每要引目。及查原准戶部咨。爲禁革戶口
食鹽作弊事。該南京戶部具奏內開。南京
各衛所管事軍職。每遇關支食鹽。通同富
豪勢要之家。包出銀兩。收買爛鈔。又將支
出官鹽引目。展轉夾帶私鹽。影射往來。貨
賣。將銀送與官吏。朦朧繳還引目。積弊多
端。實爲鹽法之害。節該依擬。其照鹽照身
給批。定限。合准前項在京各衙門關鹽事
例施行。不許給與引目。影射備行。在卷。此
往年禁革食鹽引目事例。甚嚴者也。況南
京與儀真止隔一江。爲用引目兼且江南
客商多私販。豈宜輕給。但卷查得關鹽文移
內開。爲公務事。節該戶部看得官吏戶口

食鹽應該當年關支。今照南京文武官吏戶口食鹽轉行南京戶部先期行移各該衙門。取勘丁口。行令造冊繳報。合用引目預先發仰運司收掌。遇有差委官員齎有勘合文冊印信領狀到來。卽行放支。俱於本年十二月以裏關支盡絕。如來過限不來支領者。照例扣除。此例一同纂入會典。專爲禁革過限而言。偶有合用引目字樣未查先年止是給批。及有禁革引目事例甚嚴。是以運司相承預領引目動輒千萬迄今不止矣。切查引專爲商鹽必經戶部奏准開中備填勘合字號到司納紙具名申部方與印給。卽非官吏食鹽可照。况引日後面開載行鹽地方空填客商姓名所以禁越境而防挪移。又非支食鹽官可以填用。且凡商人引目例聽支鹽該場及

本運司并掣驗所各截一角。封至行鹽有司。仍截盡四角。尚且責限追繳。猶有相緣爲姦。朦朧照販私鹽。甚者經年不繳。今南京府部錦衣衛等衙門。例該於儀真各衛五城等衙門。例該於淮安各批驗所掣割餘鹽內打發。既非出場領課。又非地方行鹽。不知從何截盡四角。可以因循混領。以致衛所攬買食鹽。爭先恐後。年勝一年。往往事發送問。中間難保必無竊謀引照。遠賣情弊。及究下落。又造有給各王府食鹽經年不繳者。其流弊至此。可謂極矣。乞查照前項正例。備行兩淮河東各巡鹽御史。及各運司兩淮先將歷年未用食鹽引目。防禁吏書盜賣。那移盡數追截。報部查銷。如有退引務要截盡四角。明白具由。照例併解戶部塗抹。如有姦弊。仍要根究追繳。

今後凡遇本部准令各衙門關戶口食鹽勘合行到運司查對硃墨相同卽呈巡鹽衙門准令照例關支出給印信批文定與限期照鹽同回報本部公文前經儀真批驗所照數秤掣過江除文職衙門向無攬買外其餘衛所節該遵照大明會典景泰元年今起運官鹽南京於龍江批驗所掣摯俱赴江東門報部委官看批驗放入城事例而行仍將原批類呈本部發運司查銷若有夾帶多支洗改增減及重複影射等項情弊呈部叅送問罪發落其有各省王府例支食鹽亦俱查照正統三年給與總批照鹽事例而行河東運司冊報用引照支食鹽亦宜一體禁革以後不拘本部運司但有濫給食鹽引目者卽以枉法論罪在內從科道糾劾在外從各巡按叅

究如此則引無虛出而
那移影射之弊杜矣

魏有本長蘆山東鹽法疏

七年長蘆山東巡鹽御史有本

奏六

四曰協支便商

竊惟開中先年一商止中一運司鹽引以

後搭派止於淮浙相兼故得以嚴截買截
賣之法後因各邊開中長蘆山東引鹽無
有願者遂有南北搭派之例道里兩隔必
使親支往來奔走日亦不給且有三年五
年沒官之限不得已有令弟男夥計分投
告支完繳引目者各巡官兵一槩指稱截
買截賣挾詐財物或遂併其本而沒之亦
何辜哉臣愚欲於長蘆山東引少之處微
代支事例凡有願令弟男夥計人等協支
者赴告運司取具結勘於流通文簿明白

開填協支某人姓名其支鹽長單告賣水
樣填寫仍用印鈐蓋以防詐僞若中
納支賣情弊事發各罪所由來歷
既明欺弊難掩亦通商之一策也
五曰驗
銀報中竊惟鹽法之弊莫甚於占窩凡占
窩之人非內外權勢則市井姦猾
一聞開中則鑽求關節僞寫書劄相率趨
之監中官或畏其勢或受其欺止據紙狀
姓名准中商人挾貲冒險而無售彼且勒
取高價而賣之空手而往滿篋而歸商人
未納官糧先輸私價是賣者之利非買者
之願也今禁例非不嚴而此弊終不可革
者臣不知其故也臣聞往年戶部郎中李
淮之在遼東驗銀開中此弊遂革臣乞令
今後各邊報中俱限齎銀稱驗貯庫准中
以三千引爲率不許過多候各商上納芻

粟完日。給領勘合。其餘不准。如此。則權姦無所容其計。而商人稱便矣。

汪鋐抽分私鹽疏

七年。南贛汀漳都御史

汪鋐奏曰。竊謂私鹽不必深禁。乞要酌量地方。各水陸要害之處。設立官廠。委官掌管。但遇舟車人馬經過。各用盤詰。如有私鹽。免其沒官問罪。止抽分一半。每百斤抽取五十斤。折收價銀。如無銀。則收本色外五十斤。給還本土。仍給票與其執照發賣。

李佶添刷引目疏

七年。兩淮巡鹽御史佶

之。兩淮三十鹽場。各場相距。寫遠。各總相距亦然。判官領銀萬兩。不能一一親歷。必分給於場官。場官分散於總催。總催徵納於竈戶。若先給價而後收鹽。則官價已有

一定私價時有低昂。必不肯多領官銀。盡
出所有。且滑竈得以騙價脫逃。姦總易於
捉數作弊。是正課之外。又添包販追併之
苦矣。若先納鹽而後納價。則貧竈煎燒歲
無虛日。亦無別產。既以正課完官。止靠餘
鹽度日。水陸有運負之遠。衙門有守候之
難。官價遲遲不能應手。家口嗷嗷。豈免枵
腹。則嚴禁之餘。又生深藏轉賣之弊矣。又
如銀萬兩可買鹽數百千萬斤。露積必得
廣地。則地價甚蓋之用頗多。倉貯必得多
廠。則土木修蓋之費不少。况各場竈丁原
無空閑。則看守人役何從僉派。尤恐貪官
豪總剋落價銀。官慮後日之消折。則必責
成於總。總慮後日之陪補。則必多索於竈。
擾擾多事之中。而又有源源侵盜之弊。是
一舉而數害存焉者也。至於添創引目。使

鹽皆有引。市無高價。誠良法也。但云或令商買中。或召商中納。似欲將餘鹽之引。亦於各邊如正鹽開中矣。莫如寓開額之利於舊額之中。庶爲兩便。臣嘗以掣過之數稽算。大約正鹽一引得餘鹽二引。乞令今後如商人在邊中納正鹽一百引。勘合到司。許加納引紙銀六釐。行南京戶部給引三百道。正鹽一引。照舊派場納賑關支。其餘鹽二引。自行買補。每引止許二百五十斤。亦照舊規秤掣。每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免其割沒。下河水客至南京石灰山關。每引割鹽十兩。以充官俸。較之常例。每引又添餘鹽一百五十斤。每百引又添官俸一百二十餘斤。每千引又添餘鹽銀五百餘兩。如此。則商人有利。而課稅益增。官鹽旣多。而私販自息。是一舉

而數利存焉者也

桂萼收買兩淮餘鹽議

七年吏部尚書萼奏曰竊惟兩淮鹽

課歲額止七十二萬。各省民生繁衆宜乎食用不足。而鹽價日貴。勤竈餘力煎出鹽斤。置之無用。深爲可惜。乞於竈戶正額之外。煎有餘鹽。許令報官變賣。量數十之一。二。可以救貧竈。亦庶幾鹽價可平。所賣銀兩。分解淮徐臨德水次倉分糴穀以備災傷賑濟。深爲至便。

霍韜淮鹽利弊議

七年詹事府詹事韜奏曰竊謂立法須公而溥

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

今姑議准鹽利弊。卽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養饗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流。而鹽

真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
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
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
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
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
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
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
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
鹽卽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
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
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
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
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
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
卽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
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

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前鹽私賣富敵王
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
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
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犯私鹽挾兵
負弩官司不敢呵問近年恃衆往來爲劫
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
然旣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
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
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
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
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末樂年間每鹽一引
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
亦受賜自末樂以前准鹽開中歲無足額
末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
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
納邊糧仍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

守支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
子代支之。今可考也。曰存積者。鹽在場。遇
邊糧急缺。仍借價關中。越次放支之鹽也。
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
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
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
夫曰本場買補。卽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
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贏
利。州縣民士亦食殘鹽。惟私鹽愈行。則官
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
色之。今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
計。或動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
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
盡鹽。名曰零鹽。科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
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
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

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求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以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弊例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

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卽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今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律絞。勿贖。又嚴爲

今日正鹽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為興臧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

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
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
甚厚。額鹽一引。給工米鈔二貫五伯文。復
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
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
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
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
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
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
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卽竈丁
空腹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三百
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
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
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
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
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

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付罰或三四錢。勤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况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之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足。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

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餽利而爲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柰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懼罪畧乃逃生出而獲不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僨愈甚禍孽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治鹽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於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

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清渾反三邊提督部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開不收允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卽天下可知也

毛鳳韶弛禁通商疏

八年四川道監察御史鳳韶奏曰竊惟弛

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且湖廣鹽利甚急當此而又苦於各衙門之禁故每鹽一斤值銀三四分矣譬之額徵錢糧猶且停免而况侵塞民利至此不亦有負於今日

也哉。臣願乞行巡鹽御史疏通鹽法。或勤
掣鹽引。或權減價值。其肩挑背負易米度
日。不在禁例者。行各大小衙門。勿得縱容
巡捕兵快人員。一槩捉拏。嚇詐財物。再行
湖廣布政司。不許抽分鹽船料銀。以通商
人。仍行撫按官。移文各省。將近日開納事
例。赴荆襄衙門交兌。并召各處商人興販
米穀。赴荆襄地面。官為增價以糴之。則眾
利皆歸。而荆襄實矣。荆襄實。則河南
川陝之民。得以就食。而禍亂弭矣。

朱廷立鹽法疏

八年兩淮巡鹽御史廷立奏

一曰通鹽

法

臣奉勘合該戶部題內開竈前餘鹽多
於正額兩倍。應添刷引日一百四十

四萬道。自嘉靖七年為始。召商中納。如原
在邊中正鹽一千引。計報中餘鹽二千引。

淮南每引定銀一兩二錢。淮北一兩。各除資本銀二錢五分。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蓋欲使市無高價。而民食免無鹽之苦。鹽皆有引。而商人無夾帶之私。立法之善。莫有過於此者。而商人顧乃告稱不便。其故有二焉。蓋商人往時餘鹽。待其掣過。賣銀完官。今新例開中。先行納銀。然後支鹽。夫各商資本有限。既已在邊報中。豈能復有資本赴運司再納一倍。此其不便者一也。商人往時支鹽一引出場。如御史戴全定擬五百五十斤過所。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算該納銀一兩六分。淮北七錢九分五釐。今添中二引。共與鹽七百五十斤。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餘鹽連包索止得四百六十五斤。淮

南却要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比舊納價計算、淮南增銀四分、淮北一錢五釐、外又加納引紙價銀六釐、并包索二箇、及船脚之類、此其不便者二也、臣自接管行事以來、或采之諸司、或訪之士人、或問之商竈、或稽之往牒、其要莫如於支掣之間、少加寬恤、乞令將添刷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支掣之後、納價、以寬商人先期中納之急、再將添中之鹽、仍依御史李侁擬照餘鹽事例、納價、淮南每引得減銀四分、淮北得減銀一錢五釐、仍照正鹽、除與包索、以補商人加納引紙添買包索船脚之費、如是、則先今所議大略相同、而事體無紛更之擾、情法兩盡、而上下無虧損之憂、蓋一轉移之間、而鹽法可以疏通矣、

二曰關草蕩

臣惟鹽法莫先於恤

竈而恤竈莫先於興利。利非取我之有以與之也。因彼之利而利之。則其惠也。爲不費而彼之受利也。爲無窮矣。兩淮運司竈丁。原有煎鹽草蕩八萬一千四百七頃八十一畝。供煎之外。餘蕩可耕。但畏私墾之禁。莫敢開耕。夫以有用之產而置之無用。不無可惜。欲耕之民而驅之不耕。誠所未安。乞令運司委官丈量。每額鹽一引。撥與若干供煎。其餘照丁分給。有力願耕者。照例免其三年之租。以後仍從寬。每畝肥厚者。科租米一斗。磽薄者五升。備賑無力不願開墾者。聽如有富民。稍竈越占侵奪者。問擬如律。庶幾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而竈丁可無逃移之患矣。三曰補竈。丁。臣惟邊儲取給於鹽課。而鹽課取足於竈丁。竈丁不足。而必欲鹽課之足。是求

木之榮而先拔其本者也而豈可得也哉
照得兩淮運司所屬三十鹽場近年以來
水旱大疫相繼竈丁逃亡大半鹽課負累
見在包贖雖今設法招撫存恤及將出幼
空丁清補但逃亡數多卒難充足況將來
逃亡之患又不可不預爲之處者查得先
年題准事例凡竈丁有死絕及充軍者
許於附近鹽場丁裡相應民戶內僉補又
凡犯鹽法民人徒罪以上者俱充竈丁終
身臣思竈戶有驚海之勞軍人有操練之
苦二者無以甚異若將民戶與徒犯僉發
充竈情似不堪看得各處問發充軍人犯
本爲充實軍伍然中間作弊多端悉無實
用淮揚二府所屬泰海三州泰興如皋
興化鹽城海門安東贛榆七縣俱逼近鹽
場民竈雜處乞令江北直隸撫按官轉行

前擬州縣各掌司問刑等官今後民人有
犯該附近衛所充軍終身者呈詳撫按衙
門定發運司充竈頂辦逃亡鹽課終身除
豁仍嚴禁場官不許賣放矣竈丁蕃息流
移復業之日卽爲停止庶幾竈丁有
充實之基鹽課無虧損之虞而邊儲尚亦
有所賴矣四曰遵舊制臣聞易關市者所以來
民用衡量定而物之輕重多寡莫有遁焉
者此又易關市之先事而周官之所以講
者也照得兩淮運司儀准二所洪武初年
頒降銅鈔各一箇每箇重二百五十斤秤掣
商鹽後因題准許今各商收買餘鹽添
包赴掣節該清理鹽法都御史及巡鹽御
史增置大小鐵鈎皆依時秤較勘在所隨
鹽輕重加減秤掣比之銅鈔稍輕遂使商

人心不平服往往告論而鹽官因泥成跡莫敢增損臣聞衡誠不可欺以輕重者以其公也今乃不遵頒降銅鉉而依時秤蓋失

祖宗阜財育物之意而與民爭銖兩之利者也豈非鹽法中之一弊耶臣惟新例商人在邊中鹽一引即赴運司添中二引每引二百五十斤過所則其輕重固已有定數矣乞令運司以銅鉉為則每所添鑄銅鉉一箇重四十五斤以足二百五十斤之數較勘相同不差銖兩轉發兩所未為遵守舊置鐵鉉當官毀壞如此庶制度定而民用以齊準法公

五曰專責任兩淮行鹽地而人心自服矣

方廣闊一年之間不能遍歷節該歷年巡鹽御史題准選委各府衛州縣佐貳官員專緝私鹽

奈何近年以來各官視爲文具往往付之首領或巡檢倉大使等官及爲事未結立功未滿帶俸差操等項軍職營謀管理悉多柔懦不立不能鈴束下人任其生事擾民又有志行卑汙致與巡鹽人役徇鼠同眠交通鹽徒或受其常例縱放或通同販賣分贖船運車載者置而不問而貧難有擔背負無錢買免者却行捉拏塞責假官司之爪牙爲鹽徒之羽翼名雖巡鹽而實則爲白晝之大盜也中間或有一二拏獲人鹽者牒堂問報而掌印正官以責不在已又沽一端恤民之說不與轉行自是姦頑得計而小民被害鹽徒縱橫而地方搔擾弊也久矣臣竊謂官有正員而後民有畏心政有專職而後事有成效乞行各處撫按官及巡鹽御史轉行各該州縣衛所

今後巡鹽俱要責成掌印正官管理提督
兵快設法禁捕不許妄之佐貳首領及緣
事立功等官以致縱盜殃民其各府正官
事繁難以兼管仍選委廉能同知等官專
理若遇大夥鹽徒聚衆劫掠許協同巡捕
官兵相機撲捕以靖地方如有貧難無力
有擔背負易米度日者不許一槩捉拏致
擾小民若或仍前更代不常失職廢事者
聽各處撫按官交巡鹽御史參究如此庶
事體專而官員存盡職之心禁令行而地
方無鹽徒之擾矣
六曰定買補臣准與民之利者
弊蓋弊緣利而起不知革弊而欲興民之
利者臣未之前聞也夫鹽法之弊亦多端
矣而其大者莫如便場買補之弊蓋先年
商人添包鹽斤俱是本場買補正德年間

勢要縱橫不次挨單便場買補其後因循
視以爲常各商輻輳近便場分買補圖省
道路工脚之費以致本場勤竈縱有餘鹽
商人不肯收買欲要貨賣又有私販禁例
是以勤竈既無以供煎又無以度日凡遇
凶荒悉多逃亡查得嘉靖四年已該巡鹽
御史張珩題准禁約外奈何法久人玩
復蹈前弊往往俱在附近富安安豐等場
收買添包止去本場封出空引運鹽赴集
鹽法之弊莫大於此乞今運司今後商人
買鹽添包務於本場收買勤竈納剩官鹽
以資貧乏不許別場買補自圖便利各該
場官仍按季將放支過商人某人正鹽若
干本商在場買過添包餘鹽若干違例於
別場收買若干本場封出空引若干本場
賣與別場商人若干從實申報違司查考

將故違買補商人及越賣竈戶查提到官問擬私販私煎徒罪若至二千斤以上者卽引例充軍鹽貨入官其該場官攢交通姦商封與空引縱其便場買補隱瞞不行實報者事發坐以枉法贓罪如此則鹽法行而姦頑知警勤竈獲利而流亡之患可免矣

蔡經論鹽法疏

八年戶科都給事中經等

利莫過於鹽課故我

朝初建稅法既已

取之田糧而於鹽課尤致意焉蓋利者商

之所趨必有以利之而後樂從非專爲利

商計也誠以邊陲遐遠轉運爲艱故開鹽

課以利之使之見利則趨而糧餉易集其

爲計誠深且遠矣奈何近者更張未當處

置無經俾商人憚於上納邊蓄以之不充夫豈鹽課利於昔而不利於今哉蓋亦有其弊而姑以其槩論之昔年鹽課有存積常股之法存積以備急缺而常股則以時開中富地方收成之候糧草價賤而商人易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爲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無賴凡若此者祇爲邊儲計耳何暇計錙銖之利以與商人較若所謂市井者哉今則開鹽之期未必收成之候糧草價貴買納甚難每引定價八九錢復有處置名色科罰多端乃至費銀一兩五六錢猶不足以周一引之用以故近日邊方具奏鹽引雖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特科取太

尚有以使之然耳。豈立法之初意哉。此則開中之弊一也。昔年鹽課正額之外。夾帶餘鹽。凡有餘鹽。必割沒之。固未有餘鹽納價之說也。其後所割餘鹽堆積既多。而權豪之輩。則指以官買為名。因而夾帶以謀大利。侵害商賈。於是始將餘鹽聽商納價。一以杜乎權豪。一以裨乎國課。然皆隨其所餘之多少。以為納價之重輕。亦未有反多於正額之數也。今則兩淮鹽引加添兩倍。意欲即添引以照餘鹽。而豈知引之不可虛添乎。蓋引目多少。視夫鹽課而鹽課多少。則視夫竈丁之衆寡。鹹地之廣狹。以為之差等耳。故必場有實鹽。而後派以該場之引。執引支鹽。有如契券。非場本無鹽。而罔之以虛引也。且如淮鹽正額。不過七十餘萬引。今乃添引一百四十餘

萬是各場之鹽不加多而額外之引乃兩
倍之不知執此引而支鹽於何所哉邇者
建議雖云聽其隨宜買補掣後納銀若爲
便矣而商則終恐費用資本以中無鹽之
引揆於理法實爲兩難所以疑而不信駭
而不從迄今相視莫敢投引又前此中納
引一到司卽得支鹽貨賣今於每引之外
必加二引使其陸續收鹽乃與正鹽同掣
非惟耽延歲月抑且資本不敷是欲餘鹽
之通而反致正鹽之滯納價於腹裏而缺
諸於邊方此則添引之弊二也昔年鹽課
清掣以時則商無淹滯之虞舟無停泊之
費且前後相接價值常平買食小民易於
取足又不但商人之利而已近年巡鹽衙
門多有引嫌避謗不肯依時清掣雖嘗委
官亦有經年累月莫肯任事者以致停泊

淹留坐銷資本遂使江西湖廣地方官鹽
不繼價值踴騰商人乘此雖得一時之利
然歲月既久耗費已多終亦歸於無益而
已矣此則運掣之弊三也夫官鹽通則私
鹽自息今有此三弊此官鹽所以不通邊
諸所以不足而強鹽射私者則持兵結黨
與販私鹽一遇官司追捕指敵殺人擾害
地方莫此爲甚近日江洋爲患夫豈小哉
竊謂欲通鹽法惟去其弊而已方其開中
請以各運司鹽課存積三分以待緊急支
用其餘七分若待十分缺乏然後奏開則
展轉經時未免前弊乞如臣等先次具題
事理每年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
聽其召商照依原價上納本色糧草不許
指以處置爲名妄加科罰其地在極邊如
甘肅二鎮者或量減價值以致樂從及至

支鹽應掣則以船到之多寡爲清掣之期
程如兩淮鹽多船至一百隻兩浙等處船
至七十隻該司卽便具呈巡鹽衙門委官
清掣不許遲延每遇年終令巡鹽御史通
將掣過船隻次數造冊奏繳以備查考至
若牽引事例雖已議准施行然有損商
人無裨國課恐非立法之本意經久之
良圖必須再行巡鹽御史督同運司官員
仍加集議參以輿情酌以
衆論如其不便停之可也

廷立復添刷引目疏

九年廷立復曰臣惟
戶科都給事中蔡經

等題准浙諸處鹽船各限數秤掣不許積
滯并議處添刷引目一節備咨割付到臣
臣等同兩淮運使史紳等會議據該司呈
稱原該巡鹽御史李佶題該本部覆議

應添刷引目。自嘉靖七年爲始。僅劉到司。及查見今掣放引鹽俱嘉靖五年六年之數。其添刷引目雖今關領到司。尚未給商。今奉前因爲照先年商人下場支鹽許買餘鹽添包。每引多者或七八百斤。少者或五六百斤。原無一定之數。可帶餘鹽二引。後御史戴金禁革大包。每引定擬五百五十斤。過所續因連年掣放不多。以致行鹽地方鹽價騰貴。民多淡食。故有添刷引目之議。以平鹽價。近因秤掣以時。無有壅滯。卽今湖廣江西諸處。每鹽一斤賣銀一分五釐。南京一帶賣銀一分二釐。較之往昔賣銀三分四分者。價值亦平。且一歲之間。掣過餘鹽價銀已及百萬之數。前項添刷引目之法。縱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又該科奏稱不便。相應停止。照舊秤掣。及照

鹽船兩淮不過一百隻。卽行清掣。其法固善。查得本司放掣鹽船舊規。不拘船隻。止論單數。淮南五萬引爲一單。淮北三萬引爲一單。挨次秤掣。行之已便。若欲限以船數。但恐河淤水淺。又用小船分運。未免參差不齊。秤掣不便。備聞到臣。看得兩淮鹽法。始因先年勢要縱橫。敗壞極矣。仰惟皇上御極以來。軫念邊儲。一新鹽法。其在邊方。則禁占中賣窩之弊。其在諸司。則禁勒借科罰之弊。其在運司。則禁越單侵漁之弊。是以官無高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買補日衆。而勤寵日勸。官鹽旣通。而私販自息。此皆由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其效若此。臣等尚何多言。爲哉。竊惟立法者貴疏通。而惡窒礙。論事者貴切近。而惡迂遠。卽今鹽法固已

通而復欲有他說祇見其煩而無益也。添
刷引目之議其不便於商者臣嘗奏請
聖裁減其引價待其掣過納銀今於鹽法疏
通之時而都給事中蔡經等正有此奏意
覆詳盡深合時宜相應停止及照放掣鹽
船往時止論單數候積至四單或五單方
纔秤掣委實壅滯自臣接管以來不拘單
數多寡遇到隨即委官掣放不致積滯以
重商困乞行令運司將關到添刷引目徑
自具奏銷繳仍如御史戴金及臣所定每
鹽一引以五百五十斤過所內除王鹽二
百八十五斤餘鹽二百六十五斤照例每
鹽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納銀六錢
就今本商納完給小票執照發賣以後放
掣鹽船照舊論單隨到隨掣候巡鹽一年
已滿將掣過單數造冊奏繳如此庶平鹽

法通融商民求便而邊儲不患其不足矣

廷立鹽法疏

九年廷立奏

一曰慎鹽官

臣惟鹽官者財

賦之官也利之所在人情趨焉彼平時而曰吾無欲於利也夫人皆能言之惟夫利至吾前確乎不爲其所動者然後爲難此中材之士往往債敗而知識庸劣者固不足論也至於奇特之士可以辦此矣

朝廷又別用之若曰鹽官非所以待異材者遂至人心薄之而不爲鹽官亦歎歎然不足於心其甚也至有身未臨事而氣已先餒者以已餒之氣而舉重大之任固未見其有能勝者也然則作新鹽官而使自盡其職其道無他實在朝廷有以風勵之耳

勅下吏部。今後運使若有員缺，遴選知府或年深郎中，俱素有才望者陞補。其副使判官等官，若有員缺，遴選進士或舉人之英邁者充補。俟其治有成效，卽爲擢用。或陞以在京美秩。如此，則作興之機，新鹽官之氣振，官盡其職，而鹽政未有不舉者矣。

二曰謹開中

臣惟天下之事有利有弊，若鹽政者，又利之所在而弊之

所叢積者也。訪得先年各邊開中引鹽多，因任用非人，以致勢豪占中賣窩，坐邀商利。又官司巧立舊借名色，因而侵漁。遂此商人所得不償所費。雖縣開中之例，衆皆環視莫之敢前。此固勢之所必至也。夫商人求利者也，求利未得而乃得害。雖日撻而欲其來也，已不可得。况召募之耶？鹽法不通，其源蓋出於此。仰惟

聖明在上。釐革茲弊。自今觀之。固非前日之舊。然隱伏之弊。尤不可不預爲之防者。合無今後各邊開中引鹽。推選素有風節科道官各一員。前往彼處地方。公同召商開中。務在處置得宜。使人樂於趨赴。仍嚴禁勢豪占中。及官司侵漁之弊。如此則邊防無推輓之勞。運司收餘鹽之利。理財之道或在。三曰復改派。照得兩淮運司所屬三十場鹽課。舊例分定南北地方發賣。不許相越。近該御史戴金題准。餘東等九場逃亡鹽課。於運司開中續該商人任節奏稱。要將前項開中淮北逃亡鹽捌萬貳千貳百五十四引。加納價銀。改派淮南產鹽場分買補赴儀真所掣賣等情。劄行運司查議具呈。巡鹽御史李佑准將前鹽改派南場買補掣賣。其意以爲淮

北地方狹而鹽則多淮南地方廣而鹽則少以彼就此無非欲其通融以去壅滯之患然自臣與今日人情觀之此特稍利於淮南食鹽之民耳至於淮北則甚有不便者是故以言乎商則苦於鹽引之不多以言乎民則苦於鹽價之日貴以言乎竈則雖有煎剩之鹽而竟無貿易之處其轉而私賣於鹽徒其勢必矣合無將前改派逃亡鹽課照舊派於莞瀆等五場買補掣赴淮北行鹽地方發賣如有仍前違例阻壞鹽法者聽臣衙門從重究治如此庶商鹽皆通民食俱足而鹽法無紛更之擾矣

四曰溥賑濟

臣惟鹽課之盈縮由竈可之存耗蓋竈丁為煎辦之本未

有不加意於此而欲加課於彼者也查得各場煎鹽竈丁頃年以來節遭災傷逃亡

過半以故虧損。國課貽累官總。且如民間一遇災傷。所司隨卽奏請。爲其蠲免稅糧。至於鹽糧之入。獨必取足焉。是竈丁煎辦之苦。有甚於耕鑿之民。而寬恤之惠。獨無一分之及。窮竈嗷嗷。無所仰賴。如之何其不流移也。合無今後竈民。凡遇饑饉之年。除應得隨鹽賑濟外。其餘但係竈籍人丁。查照有司賑濟事例。量爲動支官銀。責委廉能官設法通融給散。務使窮竈各沾實惠。如此庶竈丁獲寬恤之惠。鹽課無虧損之漸。而官總可免杖併追陪之患矣。五曰時修濬。臣惟水後鹽利可通。水利淤塞。而鹽利無從出之地矣。看得三十場運鹽河道。頃年以來。修濬不時。坍塌壅塞。以故舟楫不通。商竈告困。如呂四、餘東等場。南接長江。東連大海。

節因水勢泛漲日漸崩決高者淤爲平田
低者漫爲水澤商鹽苦於出場竈課歸於
私販是無恠乎東場打引西場出鹽之弊
嚴爲之禁而莫之息也合無將各場運鹽
河道行委通泰淮三分司官逐一身親踏
勘要見某處該挑濬者若干某處該填築
者若干量支官銀督率義官耆民人等立
限分程挨次修理務在著實舉行不許虛
費工力如此庶舟楫易於往來利澤均
於商竈而疏通鹽政此亦其一端矣

鹽政志卷之七終